



surface 特别策划

BEAUTIFUL HEART 美丽心灵

——向精神病人及其艺术致敬



X 77441 + 175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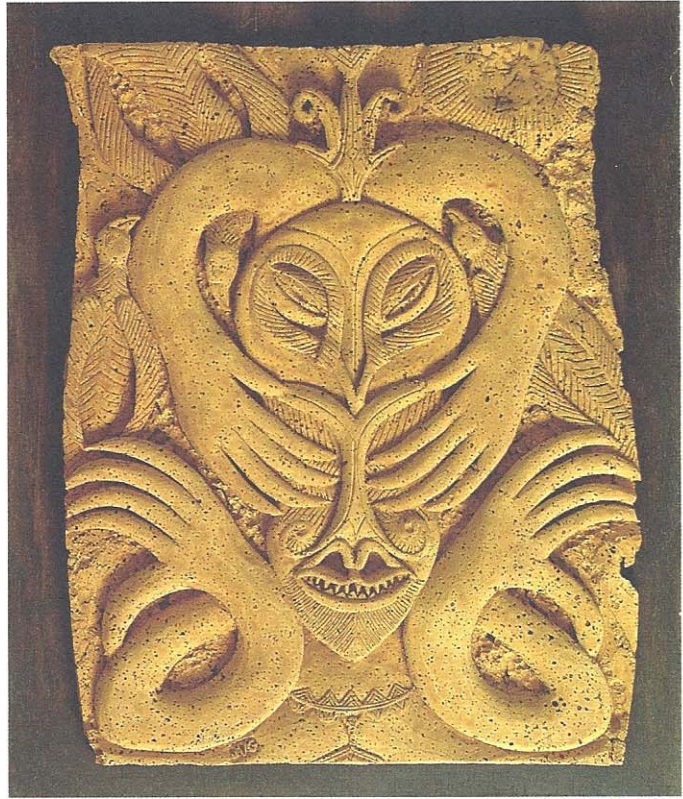
ARTIST'S STATEMENT
I have been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for several years now. It is a complex and multi-layered work that combines anatomical diagrams with abstract, colorful patterns. The central face is the most prominent, showing a human face with large, stylized eyes and a mouth, overlaid with intricate line work and vibrant colors like red, blue, and purple. Surrounding this central figure are other faces, some more abstract and some more recognizable, all interconnected by a dense network of lines and shapes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textured surface, possibly fabric or paper, with faint, repeating patterns and some handwritten text in various colors.

THEY ARE NO.1

毫无疑问，
这些疯子的艺术是第一位的

文writer_元昕 Qixin 翻译translator_郑蓉 ZhengRong
图pictures_Christian Berst Gallery, Paris





S=surface C= Christian Cerst

克瑞斯坦·波斯特 (Christian Berst) 指着郭海平递给他看的王军的画 (见 P8, P17) 说: “这个, 大概可以开到人民币 2.3 万吧。” 这个巴黎唯一一家原生艺术画廊的老板, 五年前放弃了做了 20 年的出版工作, 投入了他同样关注了 20 年的事业: 开个画廊——惟做原生艺术, “因为正常人的表达都被模式化了, 只有他们才是最真实的。”

起初, 他做好了“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拓荒”的准备, 没想到的是, 2005 年第一年的销售额差不多达到 100 万人民币, 而 2009 年, 飙升至 700 万。作为商人的波斯特, 自然相当爽; 而另一个波斯特, 那个眯起眼睛想问题时有点儿神秘、那个痴迷于原生艺术的纯粹与真、那个说自己“不仅是在收藏原生艺术家的艺术, 同时也在收藏他们的人生”的波斯特, 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人性的本真, 人生的本源。

“可是你为什么那么追求真呢? 有多少人浑浑噩噩, 过的也很舒坦……” 记者问。

“我们为什么追求人生的意义呢? 它们是同样的问题。” 波斯特直视记者, 回答得迅速而干脆。

“如果它能成为流行, 那不正是自然的回归吗?”

S: 目前在你的画廊里, 最受市场欢迎的精神病艺术家是谁?

C: 是一个叫 Harald Stoffers 的人。他是一个 40 多岁的男子, 白天在治疗中心接受治疗, 晚上回家。他的画 (本页左下图) 其实就是他写给母亲的信, 内容倒是很平常, 无非是说他今天都做了什么之类, 但是视觉审美感很强烈, 让人能够感受到浓烈的表达欲。他自创了一种字体, 其次他每写一个字就标一个逗点, 然后他有自己的节奏, 整体看上去像波浪一般起伏有致, 更像是一篇乐谱, 让人看着看着内心会有音乐响起……

S: 通常什么样的作品最能打动你?

C: 那种表现力非常强的作品, 是最能打动我的。在我看来, 既有文字, 又有图像的作品是最好的。因为那种表达欲无边无际。

S: 在看到一幅令你激动的作品时, 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?

C: 我会流泪的。

左页: 乔瓦尼·博斯科 (1948-2009), 毡笔画, 40 x 30 cm, 约 2000 年, 1,500-3,000 欧元。

右页: (由左至右, 由上至下) 波斯特说自己不仅收藏他们的艺术, 也收藏他们的人生; 若阿金·温塞斯·希罗内利亚 (1911-1997), 软木浅浮雕, 100 x 55 cm, 约 1970 年; 4,500 - 12,000 欧元;

哈拉德·施托费斯, 墨汁和丙烯酸纸上作品, 100 x 70 cm, 2009 年; 2,000-7,500 欧元。

S: 流泪的时候你在想什么?

C: 我在想, 这就是我要找的作品。

S: 买家的品味呢?

C: 我收藏的画他们都很喜欢, 说明他们很认同我的品味。

S: 从市场角度而言, 被你挑中的画作要具备什么样的“绝对品质”?

C: 它必须让我对自己提出问题, 比如说“什么叫做创作?”“这是怎样的视角?”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”等等。如果一件作品能够令我思考, 我会非常感兴趣。

S: 你这几个问题都是提给艺术的, 有没有提给人性本身的?

C: 比方说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。

S: 买家通常是什么样的人?

C: 70% 的买家都是当代艺术收藏者。

S: 你觉得这 70% 意味着什么?

C: 第一, 当代艺术跑到原生艺术的领域里, 说明当代艺术越来越缺乏真实性和创造力了。第二, 在我们这个消费社会里, 什么多了, 人们就开始烦了。

S: 那如果有一天原生艺术成为流行了呢?

C: 原生艺术就是原生艺术, 如果它能成为流行, 那不正是自然的回归吗?

“中国精神病艺术家达到了一定水平”

S: 你说自己“既收集作品, 又收集作者的人生”, 我很喜欢后半句, 那么这种收集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?

C: 跟这些原生艺术家、尤其是精神病艺术家打交道, 让我变得更耐心更柔和了, 更加能够理解和我不一样的人生。在他们的艺术里, 不只有痛苦的人, 也有很多非常快乐的人, 而他们表达开心与喜悦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。

S: 你会和你的精神病艺术家交朋友吗?

C: 坦诚地说我的确很想和他们成为朋友, 但是你知道这并不容易, 也很复杂。有一个人住在奥地利, 我一年大概去看他一、两次。他不会说话, 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单方面和他交流, 我也不确认他是不是听得懂我的话。前段时间做他的作品展, 我在台上做关于他作品的讲座, 他在台下就咧着大嘴笑……当语言无法在交流中起作用的时候, 就是人性在说话。

S: 看着这些天才的画作, 有没有一些瞬间你希望自己也是个疯子?

C: 有时候确实会的。有个年轻的精神病艺术家, 除了我这世界上好像没谁给他打电话, 但是我即使打也很短, 不过一、两分钟, 问候一下而已。有时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分别坐在两列火车上的旅客, 我和他们的交集只是在火车擦肩而过、我们隔窗而望的那个瞬间。

左页: 沙利文·福斯柯 (1903-1940), 粉蜡笔画, 63 x 48 cm, 1938 年。

右页: 约瑟夫·霍夫 (1945), 彩色铅笔画, 42 x 30 cm, 2009 年; 2,000—3,500 欧元。

S: 你在世界范围内收集原生艺术作品, 不同国籍与地区的人, 他们的画作有什么不同吗?

C: 最有意义的不是不同, 而是相同点——在不同国籍与地域的人中找到他们的相同点。

S: 那么相同点是什么?

C: 通过这些疯子, 以及他们所呈现的千万种方式, 找到了自然与人性的本质。

S: 你觉得中国这些精神病艺术家的作品怎么样? 你给出的 2、3 万的价格是如何判断的?

C: 通常我会在观三、四十幅作品后, 才会决定要不要某个作者的画。对中国精神病艺术家来说, 我给出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, 整体上他们达到了这样的水平。

S: 一方面, 不管是艺评家还是画商, 在谈论原生艺术的时候都是在用诸如“超现实主义”、“抽象派”“浪漫主义”等来自理性世界的常识与词汇来界定它们, 另一方面, 我们又认为这些潜意识无法被定义与归类, 这不是一种悖论?

C: 我们总要解释他们的, 而它们又不可能被解释, 只能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“试着解释”。浪漫主义与超现实本身就是不理性的, 我们能做的就是试着把潜意识搞清楚, 文字只是一种补充。

S: 在你看来, 这些疯子的艺术在整个人类的艺术史上, 占有怎样的地位?

C: 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。在所有艺术派别里, 没有哪一个比它更纯粹, 因为创作者没有任何动机, 对艺术来说, 这才是最根本的。

